



淘金热

〔日〕柳美里 著 林青华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721.5 Ⅳ

1313.4

96+3

2006

淘金热

〔日〕柳美里 著
林青华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- 2001 - 5210

GORUDO RASSHU (Gold Rush) by YU Miri

Copyright © 1998 by YU Miri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-sha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U Miri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淘金热/(日)柳美里 著;林青华 译. - 北京:人民
文学出版社, 2006

ISBN 7 - 02 - 005500 - 1

I. 淘… II. ①柳…②林… III. 长篇小说 - 日
本 - 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0085 号

责任编辑:耿学刚

责任校对:王鸿宝
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淘 金 热

Tao Jin Re

[日]柳美里 著

林青华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71 千字 开本 850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625 插页 2

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7 - 02 - 005500 - 1

定价 17.00 元

没有一个路人留意少年。这里是伊势佐木大道，超强的日照引起晕光现象。少年大步走在呈非现实感的大道上，到了两边商铺有遮荫的地段，他慢了下来，向左一拐，从大道上消失了。

与其说黄金町抗拒阳光，更确切地说，可能由于此町内蕴独有的燥热，阳光也就不去理会它了。从上空看，整个町子如洞窟般为昏暗笼罩，令人觉得居民们即使在白昼也得点灯。狂暴与颓废的热量变成了噪音，令试图靠近来的外人感到震耳欲聋，望而却步；因恐惧闭上眼的人，也就不至于把此地认作冒险欢场而踏足。这里是欲望的租界。其他欢场均潮起潮落，盛衰有时，惟黄金町不曾将欲望畸形化，一直以正常价格提供性和麻药。

溶入了后巷背阴处的少年喘着气看手表，时间已过了四点三十分。手表是一个月前十四岁生日时，父亲送的劳力士。确认距约定的时间还有二十七分钟，少年出了巷子，来到沿大冈川的路上。被毫不留情的盛夏光线晒成茶色而干枯的杜鹃花丛里，躺着黄金町环境净化对策推进协议会竖的招牌，旁边就是冲下路面的双轮拖车。从车里露出锅盆、被褥、晾晒之物，斑斑垢迹发散的体臭像一道栅栏围绕着双轮拖车，标榜着主人的所有权。

少年俯视河面，乌黑凝滞的水面，像炸虾的废油般，看不出水在流动的迹象，水面浮着白色块状物，他确认那

是一只死猫。一个念头如河面的气泡一样冒出又消失掉：即使那不是死猫而是死婴，自己也不会去报警吧。在发出恶臭的黄昏，从高架桥下的盒饭店发出的炒洋葱味、来自沿高架桥的小巷的娼妓们如同在馊牛奶里洒香水般的气味，都在闷热的空气中时重时轻地扑面而来。少年张开嘴，深深地呼吸着，把熟悉的气味纳入体内。

十一年前，当少年的母亲美树被医生告知，长子幸树的“威廉姆斯病”好不了时，便将长女美步和少年交付女佣照料，自己片刻不离幸树左右。父亲弓长英知把少年和美步带到黄金町站前的“宝球殿”——他所经营的弹子机店，安排职员专门照顾两个孩子。安田任此职时间最长。他三十岁左右的样子，但头已歇顶，带着六岁和五岁的女儿。安田因妻子出走而自暴自弃、沉迷于赌扑克之时，在赌场偶遇当经理的林，林恳求了少年的父亲，就让他和他的女儿一起在“宝球殿”的宿舍度日。妻子出走前，安田原是电气公司的技术人员；他只在替少年修理坏了的玩具时，才会眼睛发亮。他总是陷于沉思。少年“喂！”地喊他也没有反应时，少年就抬腿踢他的腿肚子，这时他稀疏的眉毛就会变成个“八”字，露出白白的牙龈笑着说：“来呀，数树，玩什么好呢？”并拉着少年的手摇晃。安田在紧急出口的平台用女儿玩的跳绳在扶手上吊自杀时，少年正读小学二年级。少年对那一段记忆已经模糊不清。未过一周，两个小姑娘都从宿舍消失了，谁都不再提及安田。

少年不喜欢接替安田来照看他的年轻职员。他倒经常带少年到“宝球殿”对面的游戏机中心。当少年装出玩

得很投入的样子时,他便没了影。职员一消失,少年便走到外面,跟在某个陌生人后头在附近一带乱逛。不论是男是女,只管跟着人家走。不理睬往伊势佐木町方向的人,专跟沿河和高架桥、从黄金町到日出町的人,中途必定走失。日暮之前,无论望向何方,都是褐色和灰色,惟一的色彩,是高架桥下的墙上喷写的涂鸦,这一角至今保留着战败初期的氛围。四周暗下来后,鳞次栉比的日式快餐店和饭馆里,透过红色或紫色玻璃纸的电灯泡发出像诱蛾灯似的昏暗光线,连大开的门内、勉强能挤四五人的小柜台和廉价椅子,也都染成了红色或紫色。每间店前都有女人,有的站,有的坐,等着男人经过。像石榴被踩烂渗汁似的半老徐娘,一眼就看出是外国人的、如温室硕厚花瓣的女人,她们正午过后出现在店铺前。在行人稀少的日间,每见少年走过,她们便塞给他小食、抚摸他的脑袋、抱他坐在膝上;但一旦夕阳西下,就当他不存在了,只顾向走过的成年男人掀起透明的短衫显露乳房,穿迷你裙的腿摆出样子,吸引住男人的眼睛和脚步,再竖起右手食指。

既非绝望亦非渴望的声音牢牢粘在少年的耳鼓,如同病人呻吟。

一万日元。

俊男哩,初哥的话不戴套也行呀。

好戾好戾,一流的戾。

我喜欢好淫的小伙。

店招牌上的字很简单,少年也能读出:友鲐、美美子、

熊猫。

到了小学的高年级，父亲禁止少年在黄金町玩，但少年撒谎说约了朋友在野毛山动物园见面，混入到黄金町的横街小巷里。

转过几个路口，少年进入灰色、窄长的大楼，拾级而上，没有放慢脚步。

少年不知道为何要用隐语“碉堡”来称呼这座大楼。五十年代中期，大冈川岸边有好几间秘密出售麻药的小屋，这些小屋都是两道门加紧急出口的，被称为“碉堡”。现在那些小店已改头换面成杂居楼、情人旅馆、美容健身店等等，只有“碉堡”的称呼没有改变，一如往日。

他登上三楼平台，脑子有点恍惚，但脚下却没有停，一步两级地冲过剩下的梯级，用拳头“咚”地砸了一下五楼的铁门。头脑深处某些又黑又硬的东西结成了弹丸大的疙瘩，也想尝试把它揪出来变成语言的，但此刻不想把心思放在那里。

感觉得到隔门里边有人走近的动静。鱼眼观察镜变黑了，紧接着卸链子的声音，内锁“咔”地竖起。开门的往常是那个年轻小伙子。跑这里已有一年，总是这个白衬衣加灰色针织运动衫的瘦削的平头男子，他扶着门的左手夹着燃着的香烟，既不看人也不说话，没有从打开了30度的门里往外迈半步的意思。少年从袋里抓出钞票递过去，男子出示一个塞着三个一克装尼龙袋的信封。仅仅数秒钟的交道便又关上了门，少年将信封装入口袋，跑下楼梯。

头皮被汗水弄得痒痒的，少年舔了舔从额头流到唇

上的汗水，抬手想看表，但手抬到一半又垂下不动了。少年的腿不知不觉中不听使唤了。少年没有停步，但放慢了速度，抬头望向快餐店的二楼。不拧干就晾出来的收腹裤和胸罩，似乎没有装空调而大开的窗户，只有一个窗口用蓝色尼龙窗帘挡着。听见女人的呻吟，少年想像着铺了多年也不晾晒的被褥、在汗水和体液弄得发黄的床单上大张两腿的女人。他用手背拭去额上的汗。路上不时有哭声、喊声、尖叫声飞入耳中，但他已习惯了这个町，就像他已适应了在这町上方不停往来的京浜特快飞驰而过的轰隆声。

“数树！”

少年止步，绷紧腿肚子和脖子，迅速四下里张望。刚才路过时空无一人的门口倚着一个女人，挥着手招呼他。是凉子。少年刚懂事时，这个中年妓女的巷子生意曾享有盛名，现已名实很不相符。透过白地紫点的短衫可以看见粉红色胸罩——那胸罩已几乎托不住的大乳房下垂至肚脐一带。论体重，在别的女人算肉感的程度吧，在凉子却着实给人肥胖的印象，这是因为她的肤色像浸泡了福尔马林的尸骸般苍白。涂抹得又青又红的脸像被人痛殴过，小小的眼睛就隐藏在这张脸的深处，简直就像捏泥工时按入的一粒断铅笔芯。

“数树，”像很久没开动的生了锈的机器般的沙哑声，“这么高啦！前不久还抱你坐大腿呢。”

她穿着磨损了鞋跟、很不容易才平衡的高跟鞋摇摇晃晃走近来，伸出右手，汗津津的手掌握住少年的胳膊。

“不读书可不行呀。”

“读哩。”少年为自己能像个五岁小童似的回答而高兴。

“了不起呀，数树。”凉子抹了粉而现出裂纹的脸痉挛着发出一种笑声，但持续不长，放开少年胳膊的手握成拳头顶在胃部。仿佛没能美妙奉献的笑容在胃里闹腾起来似的，她咳得浑身哆嗦。当少年伸出双手想扶住她前屈的身体时，凉子向路边呕吐起黄色胆汁。她用手背揩揩嘴，后退一步望着少年。

少年的青春年少惹起凉子的良多感慨，尽管她连那种东西自己是否曾经拥有过也不能确定。年轻时的记忆，时不时像塞入袋子里的猫一样拼命挣扎，但每每想到没有出口了，只能黯然神伤。

十年前，曾传言说凉子所生的、寄养于妹妹处的女儿因烧伤而死。因为是流言，谁也没有出言相慰。十年前和现在都没有改变，流落此地的人都希望早一刻离开，没有人打算在此定居、建立人际关系，所以也就没有人想去证实流言的真伪。当事人也一如平常打扮，一如平常站在门口拉客。流言迅速被遗忘。在人们目不能及的她的内心深处，疯狂正一点点地扩展，大大发胖、白发惹眼也不拟染一下的她将被抛弃、推往何方，没有一个人在意。这条街与从前大不一样，泰国少女已占据主流，凉子即使减价一半也没有客人驻足。

“若是数树想要，免费也行呀，你不再是孩子了嘛。”凉子被劳力士吸引了目光。

仿佛少年的微笑突然僵住，转而从凉子脸上浮现似的。少年两手插兜，低头走开。背后响起高跟鞋的咯咯

声,但随即又止住了。少年回过头来。凉子伸着手喊:“哎,猫儿,猫儿过来!”怯怯地走近她的三毛猫嗅嗅她手指的气味之后,翻身仰躺下来,伸展四肢,喉咙发出声音。凉子俯身蹲在猫上方。少年从她腿间看见她的红色内裤时,突然产生利刃划过皮肤的感觉。在注视抚弄着猫的凉子的视线里,一切都变得像画面一样平板,只有被她抚摸腹部的猫的喉咙发出的咕噜声清晰可闻。

少年钻过黄金町的高架桥下时,必定产生被禁闭起来的恐惧,不能够笔直向前地通过。他考虑着该向哪里逃,甚至一边频频回望,一边背贴墙壁横行。从头上通过的京滨特快摇晃着少年的脑袋,他坠入阴暗的记忆洞穴里。

二月九日下午四点,少年和曾是小学同班的清和卓也、以及大一岁的玲司四人去了一间关内的卡拉 OK 室。玲司邀两个在走廊错身而过的女高中生到自己的包房,她们爽快地答应了。到了五点半,有一个先走了,另一个被留住唱了四支歌。约过七点左右,玲司点了二重唱,抱着女高中生的肩头,在间奏时邀她到自己的家。第二支合唱一完,大家一齐离开。分乘两辆出租车,抵达位于久保山的玲司家时,是七点半。玲司是单亲家庭的独子,跟母亲过。母亲因在日出町的快餐店打工,回家的时间是凌晨一点之后,或者翌日早上。

玲司在桌上摆出罐装啤酒,但谁也不想碰。

“口很干,但不喜欢啤酒。没有果汁之类的吗?”女高中生说道。

“百事行吗？只有百事了。”玲司站起来。

“顺便弄个面来。”卓也把读着的漫画书往枕边一扔，
趴倒在床上。

“我也吃。”①

听着玲司关门、下到一层去的脚步声，对话中断了。沉默在房间里产生的热气，笼罩着他们。女高中生感到腋下正微微渗出汗水。在他们听来，她的呼吸逐渐亢奋起来，仿佛正在喘气，但仍往下半身使劲，保持沉默。不能露出马脚，少年屏住气息，只愿变成个隐身人。女高中生的呼吸和他们的心跳节拍呼应着，开始搅动房间的空气时，她望一眼手表说：“不好，得走了。”然后站了起来。

“好不容易做了拉面，吃了吧。”卓也尖声说道。

“这房间也太热了。”她剃得反剩一点儿的眉毛之间堆起皱纹。

“关暖气吧。”卓也一说，清坐着往桌上一伸手拿起遥控器，把设定温度下调至 20 度。这时，玲司回来了，他用盘子端来杯装拉面和百事可乐罐。

女高中生将垂到脸颊的茶色发梢拨到耳后，笨拙地用筷子吃起拉面来。她吃完面和配菜后，放下筷子，双手捧杯呼呼地喝掉面汤，然后点上一支烟。他们各自眼望一方，但余光都监视着她。卓也和清屏住气息，恐怕是专等着玲司制伏猎物的瞬间吧。原先靠墙的少年坐着向门边步步移去。

女高中生将烟灰弹落在未喝完的可乐罐里。“经常

① 这句话是女性的口语。——译注

喝到这样的吧？没喝到过？烟灰进了嘴才‘呸’地吐掉。”她笑了几秒钟便止住，木然地将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；她往烟盒里一摸，烟盒空了。

“卡斯特行吗？”玲司从袋里掏出香烟。

女高中生默默地把两手夹在膝间或搬弄手指头。她感到脑子里充满快感——那是她穿超短裙坐电车、架起腿、感觉到男人们的目光直抵她大腿根时的快感。但身处密室意识向她发出危险警告，而且此刻信号正在转变为红色。她在心里头嘀咕：从卡拉OK室直接回家就好了。“该走啦，”拉一拉裙脚，“再见。”她抓起书包站起身。迈向门口的脚被玲司伸腿拌了一下。她身体失去平衡倒下了。“干什么嘛！”就在她发出尖叫声的同时，卓也和清按住她的手脚。玲司跨上她的身体，将她的水兵服上衣往上掀，伸手到胸罩上。她用长指甲去抓挠、要挣脱手腕，脚下蹬踢；即使身体被按住动弹不得，嘴巴被堵，仍拼死扭动身子，双目瞪圆，不住地甩着头。

“干她。”被玲司盯着的清慌慌张张地把手从女生脚上缩回，拉下裤链脱裤子，卓也已将女生的内裤扒到脚腕处，将两腿大大扒开。清要扶阴茎插入，但勃起不足和女生的性器没有湿润，不能顺利进入。“抹点唾液。”玲司厉声说。清往手掌吐口唾沫，擦在阴茎前端，猛使劲插了进去。每顶一次都压上全部体重，腰部剧烈地前后运动。清发出呻吟声，趴伏在女生身上，在她的肩头大口喘气。

精疲力竭的她的眼皮下方，出现一块被泪水冲刷下来的、漆黑的眼睫油迹。少年看一眼就移不开视线了，他凝视着那张脸。眼角处泪如泉涌。没有抽泣，只是泪水

涌流，不时深吸一口气时，胸部便明显地起伏。卓也扒掉女生的水兵服上衣，解开胸罩，脱下裙子，将她全裸，抓住乳房用力揉搓，指甲几乎要将乳房抓破。她紧闭双唇不吭一声。玲司从背后张开她两膝，做出用食指插入的样子。女生的大腿根被流出的精液濡湿。玲司揪住女生的头发把她扯到床上，对已将长裤和短裤褪至屁股下的卓也说：“从后面来。”

卓也双手将女生的腰抬高。床的弹簧吱吱作响，乳房摇晃着，她似乎咬紧牙关，但随着卓也的腰部剧烈运动，喘息变成呻吟冲口而出。

少年呆望着这种情景，觉得自己五感迟钝，仿佛不能辨别自己看到什么、听见什么。如坐针毡之感变成了厌恶感，对眼前的女生的憎恶几乎令他呕吐。

卓也完事后，玲司趴到女生身上。腰部慢慢地一上一下，“看吧，我干得最有效。怎么样，全湿起来啦。”他呼吸变粗、腰部大动，在身子向后一仰的瞬间抽出阴茎，精液散射在腹部。

“行家不弄在里面。”玲司叼根烟，点燃，迅速穿上衣服。卓也和清仿佛自惭般地慌忙穿上裤子，伸手进袖管。

“这家伙是很够的了，不过还能来哩。”玲司看看少年的意思。

“我么，刚才看的时候就弄掉了。”少年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两膝摩擦着。

房间的空气因汗和精液的气味而混浊不堪。他们对她的裸体不是感到淫猥而是感到污秽，都从床边退到靠墙，仿佛怕溅上污物的一星半点飞沫。

“完事啦，笨蛋。快穿衣服吧。”玲司用脚指夹起胸罩，丢在女生的脸上。

女高中生支着双手和双膝，撑起身体。她握掌抵在眼皮处，像盲人一样摸索着拉过学生制服。转过后背算是遮挡，用学生制服掩蔽布满了三人汗液、唾液和精液的身体。拉拉链的断续声。手哆嗦着拨弄一下前发。想要站起来，齿隙间泄出呻吟声，手按住下腹。半蹲的姿势持续了几分钟，有气无力地拉过缠在右脚腕的内裤，伸入左脚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。推门出去，一手扶壁支持身体，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梯。

楼梯的吱吱声绷紧了他们的神经，直到大门关闭的声音传来，没有人动弹一下。来自空调的热气将少年们的呼吸、体臭和汗味搅在一起。玲司用遥控器关了暖气，用衬衣袖子拭去额上的汗，但又叫一声“好热！”把衬衣撸下来，用衬衣抹抹后背和两肋，然后探手到口袋，取出卡斯特烟。清不等对方发话，就用 zippo 打火机给他点上。

“轮番上也行。那种毛孩子，不是年过二十的女人就找不到干那事的感觉呢。”玲司叼着烟倒到床上。

“看。”清用手指捏着短袜子，吊在玲司脸部上方晃动。

“晃什么晃嘛！”玲司一把拨开短袜子，一脚踢在清的腰上。为了不让其他三人察觉笼罩在自己脸上的不安，他重新点上一支烟。

玲司从桌上抓过一罐啤酒，打开盖，吸吸着溢出的泡沫，“温的！”他将嘴里的啤酒吐在烟灰缸里。

“她可能会告我们。”少年的目光停在短袜子上。

“不会告的。”玲司用手背抹抹下巴沾的泡沫。

沉默中，光线降至看不清彼此的脸，四人为不安所袭，仿佛照此下去会被禁闭在暗下来的房间里。

“我还射在里面了。”极度不安的卓也憋不住话了。

“我也是。”因恐惧而又开始大汗淋漓的清鼻尖上挂着豆大的汗粒。“怀孕的话会被父母发现吧，那就糟透了。”

“不过，服过避孕药的吧？那家伙在干援交^①的，得每天和老头干吧。”玲司竭力安抚三人。

“我们如果被抓，就会在报纸或电视新闻中露面吧？”清心神不宁地说。

“不会。根据少年法，脸部和名字不能报道。其实不会告的呀，那女的也很爽嘛。百分之百没事，绝对的。”玲司按捺住抽他耳光的心情，搂着清的肩。

少年的脑子里回放着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事。去除了恐惧，一切都轮廓分明地浮现出来。

“我什么也没干，只是参观一下而已。”少年放心地嘟哝道，冷冷地望望三人的脸。

“要是拍下照片就好了。”玲司用令人毛骨悚然般的闷声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清扫一眼玲司又低下头。

“我们威胁她，要是她说出去就散发照片。”玲司不理会清，看看少年的脸，但他不可思议地发现那是一副大人气的、冷酷无情的眼神，不禁移开视线。

^① 援助交际，客串情人式的性服务。

“万一有事，我父亲认识大人物，大概跟警方上层也说得上话。”少年懒洋洋地站起来。

玲司鼻孔里哼一声表示领情之后，恼火地望向卓也和清。

“弓长劝止过，但我们不听，干了她——就这样定了。”

卓也和清咧开了嘴，表情暧昧不清，既像将不安付之一笑，又像要堕入不安的深渊。

“不过绝不会有那种事的，没人被轮奸后找警察的。”玲司将不安和神经质的笑声一起吐出，“如果被告了，就是我们三个干的。就是警察问也说弓长没在。”他递了一个狡猾的眼色，卓也和清做出一本正经的模样，很干脆地点头赞同。

“弓长君，你那时究竟在哪里？”玲司用假声喊叫着抱住少年，将拇指按在他的心口窝。

穿过高架桥底，立着一块招牌：“严禁外国妓女！艾滋病是生命的陷阱，驱逐妓女和黑社会！”

“哥儿！”少年听见有人打招呼，回头一看，是金本。金本自称年轻时是码头工人，三十年前遇上事故，落下了残疾，流落到黄金町。但少年并不相信，认为他是暴力团骨干。少年小时候在游戏中心玩时，金本过来搭话说：“哥儿，让我来一下。”坐到位置上的金本像魔术般地连连歼敌，转眼间过了关。少年从金本处拿到了可以自由出入黄金町所有场所的护照。金本一会教他打人时如何握拳，一会讲述他在本牧码头曾经和走私船做过手枪交易。

有一次挽起袖子让他看被父亲掐灭烟头烧成的疤；说起被父亲踢得几乎失明的事。少年曾“干爹、干爹”地央他讲那些事，但到了十岁时，少年变得对谁都不爱说、不爱听，对金本的饶舌敬而远之。

待少年成了初中生，十二岁时买的衣服已穿不下，他确信不抛弃过去，就不能转变为大人。从小学六年级夏天起的一年里，他的身体长高了十七厘米。要做大人，该掌握什么东西呢？尽管已经知道有吸烟、喝酒、说话方式，但做到这些之后还有什么却想不出来。某日，他省悟到大人和孩子的差别只在于是否有力量。若用力量这道X光去透视世界，表面上混沌不堪的世界就井然有序，被二分化了。父亲也好，老师也好，警官也好，因为拥有力量，才保持住威严；若失去力量便形同废物。所谓力量，非金钱莫属。权威也好，权力也好，都能用钱买到，没有什么是不能用钱弄到手的。这么说，贫穷的人就是些残兵败将而已。但黄金町的居民们全都像害了威廉斯病的哥哥，是一种既非大人亦非孩子的特权式存在。有力量的人不能失去的，是同情心。少年这么想着，决定尽早成为大人。

“很神气呀，哥儿。”

眼前金本那张难以忘怀的脸、好像用特殊牙刷弄得闪闪亮的金牙、剃过胡子后特别扎眼的下巴、被人揍歪了的鼻，全都和从前一样。金本将好不容易才趴在头皮上的前发安抚在秃顶上，为掩饰难为情，他从翻领衬衣的胸袋里取出“幸运安打”的不带滤嘴烟，叼上一根，擦着火柴。